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婁子匡教授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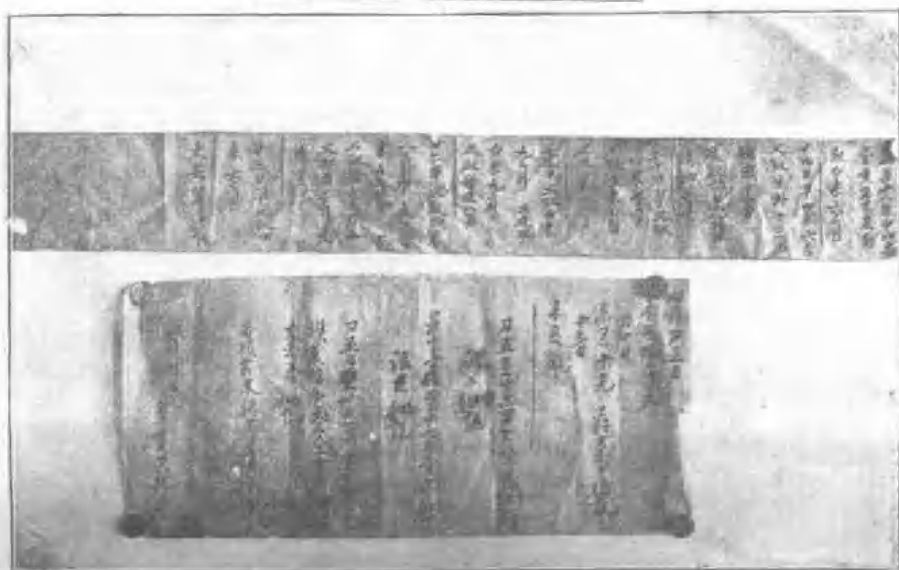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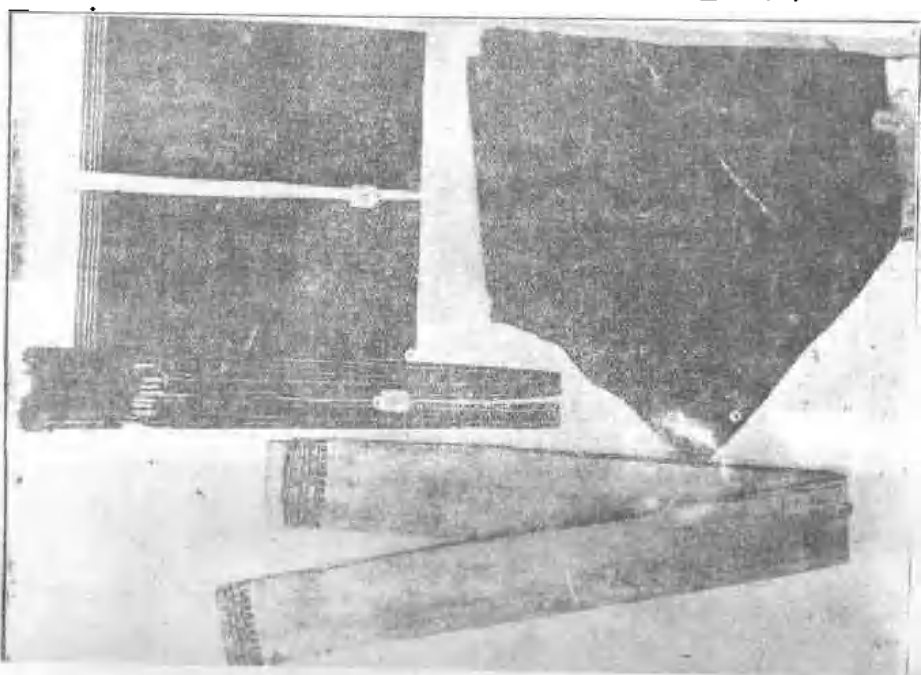
② 民族篇

中國民俗學會景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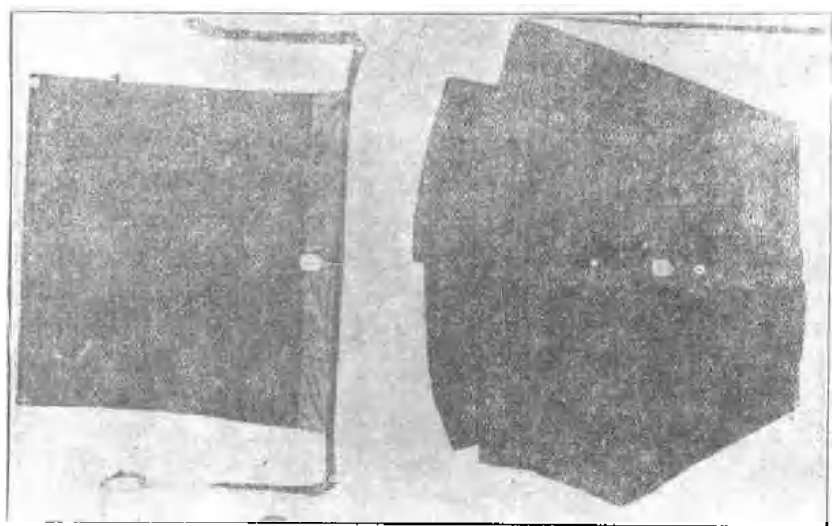


(上) 爲廣西孫山金秀村孫民七月七日至十四日敬祖用的木版圖
(下) 乃孫民克榮君的親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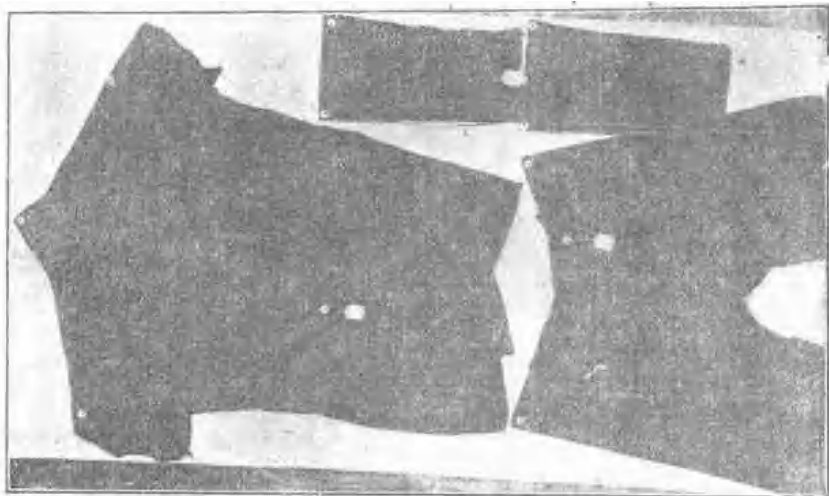


(一) 脚籠。女子用。(二) 脚籠帶。女子用束於腳籠與褲脚之間。
(三) 褲。女子用。(四) 腰帶。女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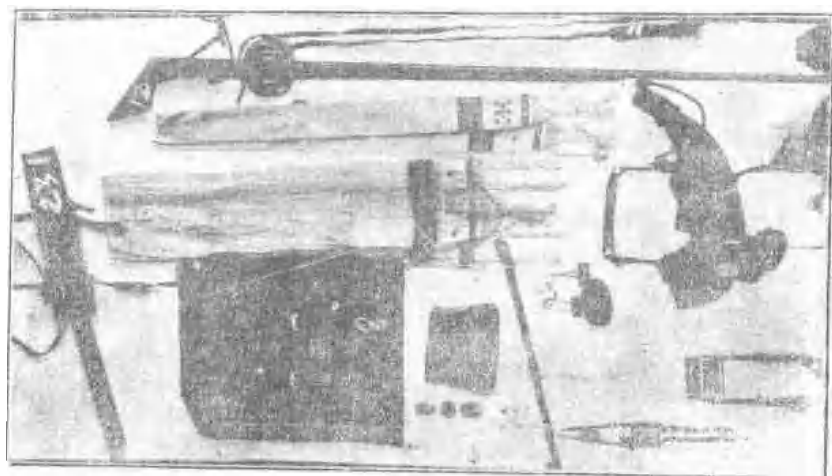


(五) 女子常服。(六) 女子圍裙。

——以上六種，皆廣西荔山金秀村的僑民服裝。



(一) 脚籠。女子用。(二) 褲。女子用。(三) 衫。女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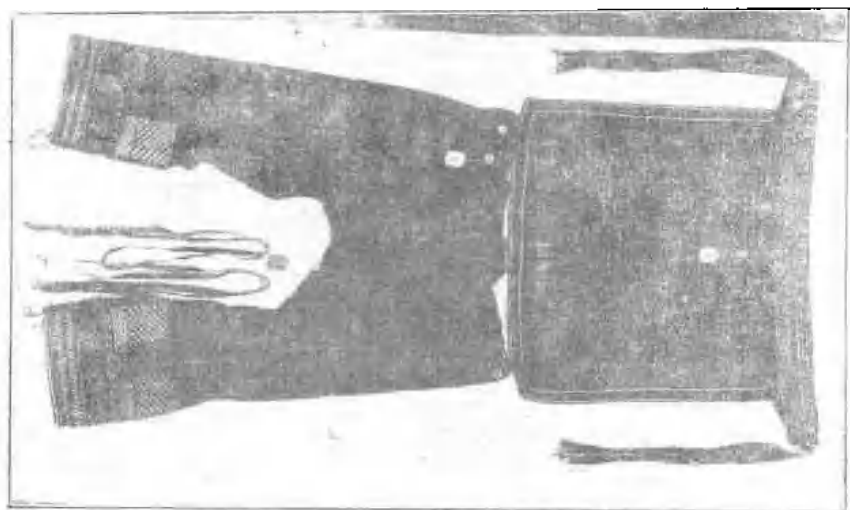


(四)(五) 頭巾。裹頭用。(六) 荷包。女子用。(七) 荷包。男子用。
 (八) 白囊。負物用。(九) 煙籠。男子繫於褲帶者。(十) 煙管
 及煙袋。(十一) 帽帶。男女通用。(十二) 槍。獵鳥及防獵。(十三)
 藥角。牛角製。貯火藥用。(十四) 幼沙袋。山猪陰囊製。截幼鐵沙用。
 (十五) 粗沙袋。截粗鐵沙用。(十六) 單礮包。截單拉彈礮用。
 (十七) 女子髻。(十八) 男子髻。(十九) 髻罩。女子戴於髻頂。
 (二十) 帽。竹製。男子通用。(廿一) 肚兜爐金錢。(廿二) 耳環。
 女子用。(廿三) 刀。防獵用。——以上皆廣西峯山縣峯村峯民用品——

(一) 手鐲。女子用。(二) 釧。女子用。(三) 耳環。女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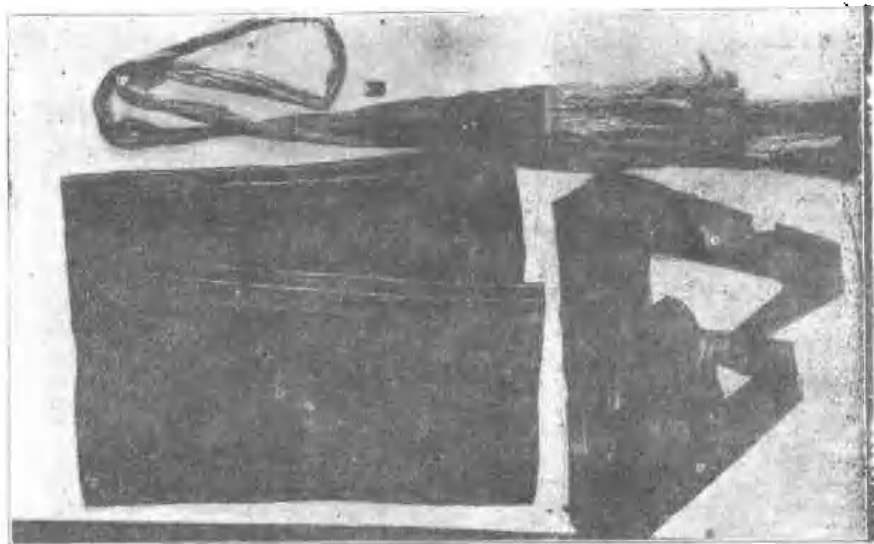
(四) 銀牌。女子胸前裝飾。(五) 胸前搭巾。女子裝飾。

(六) 衣衫。男子服裝。(七) 腰帶。男人衣不用紐，代之以帶。



(八) 裙。女子用。(九) 袴。女子用。(十) 腰帶。女子束腰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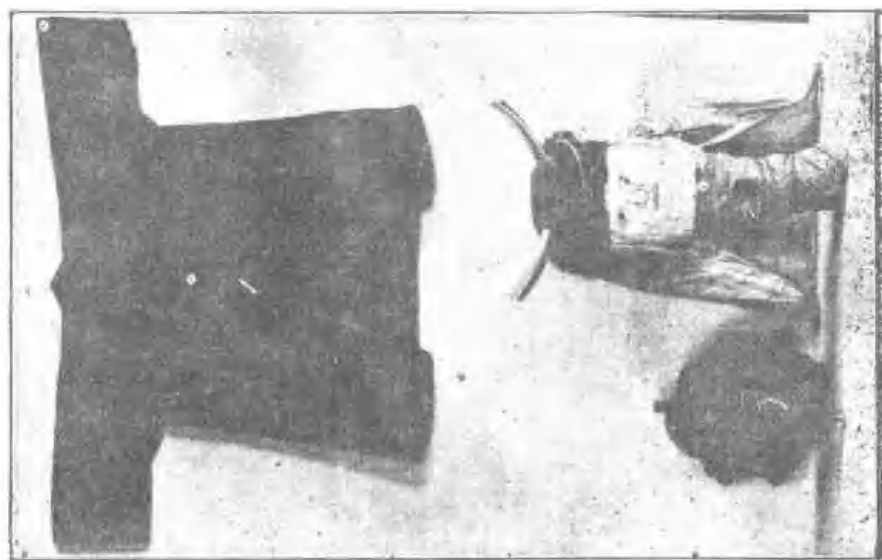
—— 廣西猛山橫河 ——



(十一) 禮帽。男子結婚時用。(十二) 頭巾。女子包頭用。

(十三) 包頭布。女子束包頭布用。

——廣西梧州橫河——



(一) 衫。女子赴宴時用。(二) 頭巾。女子髮飾。——廣西梧州金秀——

(三) 小披。廣西梧州橫河縣民傳統飾物。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週刊

搖山調查專號

第四集 第四十七兩期合刊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

目 錄

照 片 (十紙)

搖山山月觀察記.....任國榮

搖 歌.....石聲漢

第一集 正格齊歌

第二集 甲子歌

採集搖山風俗物品目錄.....黃季莊

跋 語.....顧頡剛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猺山兩月觀察記

任國榮

(1) 概畧

向來很少注意及「猺山」這個名字，不特我爲然，恐怕許多人也不免如此。自從去年冬間，由三江墟到過板猺的橫涌村一次以後，我腦子裡才有一些痕跡，才曉得有這一箇地方，才曉得有這一種人類，才曉得猺山足可供生物學研究上標本之採取。然而居留的時日無多（前後只有四天），所經的地方又少，而板猺更十分隱詐，不肯對我們說實話，所以知道的不外一些皮毛，得到的也不外白臘雞，松鼠等一類普通的標本。據板猺說，此外還有一種長毛猺，叫做全秀銀秀的，財多人旺，性質兇蠻，做皇帝的動輒宰人以爲樂，我們叫他介紹前往，他把舌頭伸出縮不進去，肩尖聳到與耳朵一樣高，表示出十分可怕可畏的樣子來，我們初次到去，辨不出路，認不到人，自然一點方法沒有，只好收拾行李，溜之大吉。自從這一次探求之後，心目中雖有了一點明瞭，同時却發生了許多疑竇：究竟猺山有多麼寬，多麼長，周邊有多少里數呢？外頭的各州縣有幾條路可進去呢？裡頭的人有多少呢？他們的風俗習慣及制度如何呢？長毛猺究竟是甚麼東西，這樣子兇殘可畏呢？這都是我夢裡不忘的未曾決的幾個問題。到現在這些不決的問題，差不多一旦通通給我明白了，這是多麼愉快的一回事啊！我現在且把他分條記載下來。

A. 地勢——展開廣西省地圖一看，可見得猺山在廣西之中部而偏於東，七縣縣份把牠包圍着，修仁在北方，蒙山在東北，昭平在東方，平南在東南，桂平在正南，武宣在西南，象縣在西方。各縣有各縣的通路，而且不止一條。我們前次由三江墟入，三江墟係桂平縣屬。這次從馬練入，馬練係平南縣屬。在未到過猺山的人，每每會把猺山理想成一個很簡單的樣子，以爲猺山定必是一個極大極大的高山，各村猺人，繞着山一層層一級級的住上去。其實並不是如此，猺山只算得一派山脉，並不是一個孤單單的高山，牠的周圍究有幾里，此次未有測量的人材，未能精細測出，但據猺人之所告，便說有五六百里。我曾登那四千五百尺的高峰，用很好的望遠鏡望去，只見一起一伏，煞像大海中的波濤，絕無涯際，的確不算小了。猺人住

居，散佈各處，各村相距，遠近不等，但決不是一級級住上去的。

猛山已然是一派山脈，山嶺起伏，高低不一，最高的叫做聖堂頂，約有六千餘尺，次爲金秀附近之石崖，高四千五百尺，又次爲羅香附近之石崖，高三千五百尺。金秀及羅香的石崖，我們都曾到頂上去計算過，最可惜就是沒法到聖堂頂去。聖堂頂是一個峭壁，矗立雲際，雖是晴天，也要下午才可見頂。關於聖堂頂的神話，本來也值得詳細說說，可惜我沒這多閒暇的時間。據猛人云：「頂上有極大極大的一塊平地，開起酒席來，可容二三百席，有神廟及魚塘各一所，仙仙佛佛，常常來，所以絕不許凡人踪跡到去。在這如削的峭壁上，固然絕對不能找到一些兒攀登之路；但有時，山麓的居民（猛人），不知如何，忽然有動於心，信步上去，忽然又會得到很平很正的康莊大道，行不數步，即到山頂，見神廟中隱設都羅，貓，犬，鷄，鴨，之屬，應有盡有，但屋脊間有穿漏，桁杓亦微有朽腐，上去的猛人，稍動修補之念，於是木，石，磚，瓦等項應用雜物，一一突現眼前。修補之後，肚子饑餓，轉眼間飯，菜，碗，箸齊齊整整的排列着，夜間睡眠的床帳及其他一切一切，莫不應念而至。工作完竣回家之後，再也找不出路來。」但我問何時有人到過，誰人到過，個個猛人都不曾答復，再多也不過說從前有人到過吧。這一類福隨心至的神話，十足可以表示出猛人那懶惰不振的氣質來。他們又說：「從前李闖王到此被殺，那廟宇就是他的宮殿。」這些話固然一些証据沒有，甚至李闖王是假甚麼東西，他們也一毫不懂得，只會信口的胡說吧。辛樹鐵先生，屢次旅行都抱着突奔猛進精神的，聽了這一席神話，不禁動了探險好奇之念，且與那只知開步走不知向後轉的袁季莊君都垂涎着那懸崖峭壁上的新奇羊齒，於是決定抽出小隊往探。除了他們兩個及好動不過的我之外，還有精射飛鳥的江君，又另有開路工人兩名。曉夜夜宿，飢飧渴飲，兩日後到山麓的橫村住下。明日，大隊六人，向山頂進發，經過休下，森森有鬼氣，蓬蒿沒頂之處，則互相呼應以壯胆，林過密，或草過茂者，則伐木刈草而進。到四千五百尺之處，不能更上一層，去峰頂尙約一千七八百尺。幸黃兩國，果然願望大償，得有絕奇的羊齒十餘種。我，不幸極了，開路的猛人，玩弄我的大鳥槍，失手了，砰然一聲，把我小腿打傷，只好做蹣跚的算命先生樣子，扶着竹杖，一步一步的下山。晨早七時半出發，晚上九時歸。歸時月明如水，景物如在大

霧中。我們本想登峰造頂，把搖人迷信打破，誰知因我傷了，更把他們信仰之心強固起來，都說我犯神明，遭天譴，若果這樣子便犯神明，遭天譴，那麼，那冤魂吸而黃鼠狼般的貪官污吏，和那連皮帶骨存皮剝骨的武牛政客，爲甚麼不罰他，天不認他呢！

就森林方面來說，羅香的林木區域最廣，林木亦最密，但少巨木；金秀附近的森林，木材最大，直徑二三尺的，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其他如龍運，龍軍，……等村落附近，也都有小林，在此裡比起來雖說小，在未曾看過羅香，金秀等大森林以前却也使人詫訝了。森林中除木林之外還有竹林，竹林多在山頂，由羅香到白牛，經過一條竹林小徑，約須一小時有半才行得完。如果想到高山絕頂，連小徑都未有，通通扳着竹兒一步一步的跳上去，隨你火也似的太嗎，一點兒射不進去。竹有彈性，扳着竹兒上山或下山時，十分有趣，只可惜林下陰濕，山蛭極多，給牠咬着，一點不覺到，等你覺到，牠老早已腹大便便了。咬傷之處，血流難止，雖不痛，終覺討厭。我們有腳綁，本來不怕，但牠却無孔不入，而且可以隔着篾子咬的，真沒法可想了。

B.種族及職業——獠有兩種，一種留長髮而不剃的，一種辮髮的；前種束髮作髻，與明裝相近；後種結髮作辮，盤於頭上，與清裝相近，前種統稱做長毛獠，與山子不同，再別爲寨山，花籃，及正獠三種；後種無總名，但因服式之不同又別爲山子與板獠兩種，至於服式，服式怎樣不同呢？這不是一般筆墨所能描寫的，所以筆墨不說，祇等黃季莊君把照片印出來，一看便曉得記述萬倍了。各獠各自組成村落，各自有其土地。村落大小不等，目前那那入古爲，說大村有六七八百人，小村有六七十人，後來以我親自考察之結果，這話殊不確實。最大的如羅香及金秀兩村，也不過三百人，小村如橫村……等，恐怕還不上二十人。五獠之中，板獠人最多，寨山及正獠次之，花籃又次之，山子最少。寨山，正獠及花籃，各有一定的土地，各自有其一定的村落，世代相承。板獠及山子，完全沒一點土地，祇向長毛獠租取荒山開闢後拿來種玉蜀黍或木薯。租得之後，不用人力，不用刀鑿，祇放一把無情火，將鬱鬱蒼蒼的山嶺，燒成一片焦土，山已燒光，那才種植，但他們只知收穫，不知墾殖地力，三四年後，不能再行，於是另租別處，再造房子。所以板獠

及山子，簡直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樣，子子孫孫都是窮，都是苦。

各種獵人，大都耕種為業。糧食中以木薯山芋為主，禾稻供不應求，所以很少見有耕田的獵人。（我前年未見過。）在金秀，白沙及其他許多寨山獠，將其山地之大部份拿來種靈香草。靈香草，由獵人賣與漢人，曬乾的每百斤值二十五六元，漢人轉賣到香港，南洋各埠，每百斤值七八十元。大概外國人拿來蒸溜香草油吧。中國的香草油，又通通從外運來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那塔梯式的關係，獵人之與漢人，又何異於漢人之與洋鬼子？嚴格說一句，或者獵漢之差還近，而漢洋之差更遠哩！靈香之外，尚有冬菇，火筍等等出產品，這是各寨都有的，在某一時期中獵人也因此而有採集忙。冬菇是一種菌類，寄生在堅硬的木材上。獵人所謂香信木，就是那培植冬菇的木材。香信木共有七八種，一概都產於山中，春間伐木藏埋泥土中，三年之後，乃生此菌，採來晒乾，才可出而應市，每斤值約四元。鮮菌一斤晒乾，後祇得一二兩，欲得幾個錢，真不容易呵！獵山已多竹，竹筍亦極多，秋間，男女老幼都背着麻索織成的筍袋向竹山前進，一袋袋都裝滿了，背返家裡，或鮮煮，或用火焙乾，留到日後之用。有些大規模的且在山中闢方丈地，用竹蓋成棚廠，棚頭裝置着幾個大灶，用竹造成幾張睡床，上墊禾草，採得竹筍，通通用火焙乾，以便收藏，為時約須一日夜。生筍八斤，得乾筍一斤，每斤值價二毫。焙筍的人，終夜守着，睡在廠內，不回家去。採集的勞力，烘焙的柴草，看守的精神，搬運的辛苦，通通給幾毛錢買去！交通不便，那能怪呢？此外，他們也常常到山上採些藥材，但為數極少，算不得什麼工作或職業。玉桂也有的，聞說要三十年才有收穫，收穫結果，每株約值二三元。以那目光如豆，急利如火，懶惰如樹頭，遲鈍如烏龜的獵人，他只想下雨變為酒，大解變為飯，盛着就飲，拿着就吃，最好連手也不須伸，足也不須動的，那有這樣的長心來種植牠呢？所以可以種植玉桂的獵山，種的玉桂却如鳳毛麟角！雖然，像這一類的事情，恐怕不止獵人如此，就那以天之驕子自居的漢人，何嘗不常常犯着這些毛病？你看，那一處山嶺，不是秃着頭，光着頂呢？森林不是很有利益的嗎？祇因收利緩，得不到急人的青睞吧。

以上所述的種種，除耕田之外，與其說是獵人的職業，還不如說是獵人的一種收入吧。我們初到的時候，也曾問過他們把甚麼做職業來維持生活，他們都啞然不

知職業是怎麼樣的一件東西，祇好一笑作罷。獠人做底家的，一定不會有，有的是漢人。做喃巫先生以及算命擇日書符念咒的最初的都是漢人，獠人而會這一類把戲的也不少，但通從漢人學來，而且並不視作職業。

C 生活——這節是記述獠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他一切連帶關係。還有許多事情或許為這幾個題目字所不能包含的，也為利便起見，一併在此記載下去。

(一) 款式及裝飾——獠人的服裝，在男子則五獠相同，婦女却互有差別。我這裡所描寫的只能得其大概，必不能予讀者以十分明瞭的印象或推想。獠男衣服，與普通漢族鄉下人一牀樣式，對襟五個或七個布紐扣，三個或四個袋子。平常尚黑色，居喪時穿白色，平常間中也有穿白的，但喪服的縫緣却顯露在外面，這與白色常服不同之一點。獠婦呢，在正獠及花藍獠與西洋女子穿的大衣相似，腰收以及前胸之一入部都顯露着，初初看來，祇不免有一點詫異，尤其是裁縫然只掩着一點兒的雙乳。衣長過膝，通身沒半個紐扣，只像道士施教的將左右兩幅盪起，用一條帶子在腰部一束便了事。桑山獠的與正獠不同，她們那種款式與我們通常所謂琵琶襟的相像，至於板獠與山子獠的，與正獠婦人的式樣相似。各獠婦人服裝雖異，但亦有相同之點：褲兒男子一律穿長的，婦女一律穿短的而且必有一雙脚筒。脚筒是她們一種處處環握的特殊裝置，用來替代綁腿的。筒用布製成，大小長短恰如小腿，套在小腿上，於膝部即稍上之處用糸兒束起來。她們坐在草莽荆棘叢中做工夫，為防麻山蛇、毒蛇及荆棘起見，所以有這特殊的保護。褲兒一輩子也沒有穿過，白天亦者即做工，夜晚上洗澡之後，有些則還扎着一雙布鞋，是漢人做好賣給她們的，這是不多見的罕習。

從前我已說過，五獠之別，最要的是頭部髻的形式。板獠和山子獠的相差不過，通通把頭髮盤在頭上用布裹着，只是裹布形式稍有不同，尤其是婦女們。山子獠婦裹頭布的邊緣，有許多用錢搓成的穗子周圍圍着，板獠婦的卻沒有，正獠的盤成螺旋形，十足像一個螺壳兒，梳在頭頂的中央，用幾個銀或銅製的釘兒沿着旋紋釘上去。花藍獠的髻兒，據他們自己說便像花籃，在我看來與其說像花籃還不如說牠像麵粉炸成的麻花，一條條粘在一起，位於額之前部，幾及額際。桑山獠頭髻形式本較複雜，但最普通的也作螺旋髻，位於前頭，而不位於頂中，與正獠異，婦人

的髻式，正髻是扁形的，髻上用一個竹篾做成的三角帽兒罩着；寨山族的却密密的用布包着，用大大銀簪插着，從來不肯給我們看一看。花籃族的自上頭梳下，到額前反捲上去。

族人雖不開化，仍然知道有所謂裝飾，大概以頭部裝飾品為最多。除上述釘髻用的銀釘以外，還有銀簪，耳環，項圈，手釧，包頭布等等。平常好用銀簪的首推寨山族，如金秀婦人，頭上銀簪至少有七條，每條重約五錢以至一兩餘。耳環平常戴一副，需要時戴三副，每副重一兩以至一兩五六錢。所以有許族婦，尤其是金秀的，環孔被過重的耳環扯裂了，再不能戴，于是用索兒把耳環掛在頸側，這種現象，極為常見。項圈手釧也都用銀製，大小不等。頭巾，差不多是族男惟一的飾品，色雪白，綉紅花于其上。此外如烟袋，荷包，褲帶也弄得有些裝飾品的氣味。羅運村的男子，戴耳環的非常之多，當初頗以為怪，其後才知許多村落也依然如此。

他們頭髮有些時梳得很光亮，原來是用豬油梳的！用豬油之多寡因村落之習慣及貧富之關係而不同，花籃婦人，每年用十五六斤，尋常各村則用二三斤。豬油氣味已不好，而他們又不肯洗沐（每年只洗一二次，或全年未有一次）。臭氣紛騰，中人欲嘔。頭上虱兒不絕地爬動，他們一面捫虱，一面吸煙，怡然自得。

（二）食料——人們慨嘆中國的國民生活，還比不上歐美狗的生活，甚至連牛馬的生活也比不上，最多不過如豬的生活罷。在我的眼光看起來，族人的生活，雖比不上歐美豬的生活，却可以趕得上中國牛馬的生活，從起居飲食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証明，尤其是在食的方面。

族人耕種底以山芋及木薯為主，禾稻次之。他們並不是不想栽禾稻，祇因山嶺重疊，稍稍平坦而又有流水灌溉的地方，實在不易找得到，他們一切差不多都是靠天然肉，你要他用「人」的能力來改良來補救，完全是一件夢想。況且栽稻比栽別的東西，更費人力，知是不辱的族人，只求肚子塞滿了東西便罷，那顧得什麼好吃不好吃呢。山芋及木薯的生活力都很強，種在山嶺斜坡上只須把草莽稍稍開闢一下，便不須常常灌溉。收穫時山芋祇有母趾般大小，木薯祇有中趾般粗細。山芋煮熟了便可整個的吃，木薯却要經過一番手續。吃木薯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把木薯去皮浸軟之後，加熟蒸透，成了糯米漿糊的形態，用筷子挑着吃；一種將木薯剝皮放在洗

水中漂淨曬乾，舂成粉末，或拿來做糕餅，或和些少糙米混煮成木薯粥。木薯粉做成的糕餅，因混有蔗糖，還可以吃得，蒸軟的浮木薯，氣味非常腥臭，簡直嚥不下去，勉強嚥下去，肚裏不住的作悶。然而也有說牠不大腥臭的，或許是國人的嗜好不同罷。

獠人每天吃三頓，第一次吃米薯粉和米煮成的粥，時間約在早上六時許，吃完之後，便到田間，同時却帶着午殮去。午殮的糙米飯，用樹葉包裹着放在背上的網袋中，吃時並不煮熱，又冷又硬的吞下去。晚上六時回來再吃一頓粥。午飯，差不多是婦女的專利品，因為男子們很少到田間去的，他們在家裡捫風而談，或抱小孩子時，午殮只好吃粥，這是獠人男女間最平允的一件事。獠人已視米為珍品，所以吃木薯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自己未有米而又無錢購買的窮人，除了木薯和山薯之外，並無其他養生品，餓菜更無論了。

板獠與山子獠之食料，與上述的又有所不同，除種水稻，木薯，山芋之外，更種植玉蜀黍，而且以此為主要的食料。玉蜀黍他們稱做包粟，性強健，雖種在極乾旱的高山上也可以生長，收穫結果還不錯。包粟之食法和木薯差不多，先搗成粉末，用來煮粥或製糕餅。各種獠人都是每天煮粥一次，煮時用大鍋滿滿的煮一鍋，早上吃熱的，以後通通吃冷的。我雖勉強把他們分做早午晚三餐，其實並不會如是之有規則，隨時都看見他們吃冷粥。早上煮的粥，大概夠可够一天吃，有餘的便多吃一點，以吃完為止。長毛獠的粥稀薄，板獠的包粟粥濃厚，簡直可以切成一塊一塊，與其叫做粥，還不如叫做軟糕罷。山子獠的粥，聽說是有「粥種」的，我初時十分疑惑，後來經過許多探問，才曉得所謂「粥種」，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們有一種迷信，以為把所煮的粥一次吃光，便是不吉之兆，所以要留下一點，待明日煮粥時一起混下煮着，日日如此，永遠如此，留下的粥便叫做「粥種」。

從獠人「經常的食料」看起來，說他是「專以植物為食之人類」的確不為錯過。雖然，他們間中也有吃肉的機會，如秋冬農閒時，男子們大多數都會狩獵的，紛紛荷槍入山射取鳥獸。在相當的期間，稍稍有錢的人也會到漢人的小墟市中購回一點豬肉。又獠人的曆法完全採自漢俗，當着節令，那富有之家也會宰雞置酒的。婚嫁典禮時更是吃肉的好機會了。他們不但以鳥獸為食，許多甲虫類及蛇蛙等，也常常

視為美味，在廣東人看起來，本算不得什麼稀奇，所稀奇的便是那些甚麼東西向火裡一燒，拿起來便送到口裡去。蛇，蛙，鳥，一種燒過後把其中部分——如四肢，胸肉等——首先吃去，以後再剖腹抽腸，吃其他部分。土甲虫炸蟻等，簡直連腸也不抽了。山溪中常有魚，惟不多，難得吃的機會。豆腐固然可到漢人墟市上買回來吃，而獵人自己也有會製的，但一切原料，仍然出自漢人。蔬菜除了一種菊科植物叫做苦蕒菜的之外別無他種。鹽，油，醬油等調味品亦概購自漢人。酒與煙都是獵人所喜嗜的，不做工而深居簡出的男子們，把煙酒當做最重要的消遣品。酒概購自漢人，酒亦然，只有木薯酒是自釀的，不特其味如水，而且帶有酸腥等不快的氣味。

照這些情形看起來，觀獵人的生活，是牛馬的生活大概不為過吧。

(三)住居——大別說起來，獵人房子有四種，一種用竹造成的，一種用木或竹木兼用造成的，一種用泥造成的，一種用磚造成的。各種房子，除竹排造成的稍稍高敞一點，其餘都是十分卑陋。竹房之造法甚簡，砍山上的大竹——杯口大或碗口大的——用簾編結成排，另以巨杉植入地中作柱，將竹排再平大簾纏縛杉柱上。竹排高可五尺餘，寬闊不等，其上再覆竹排以代瓦。此等房子差不多是貧苦的獵人最普通的款式，尤其是山子獵，我們探聖堂頂時經過一個山子獵村叫做「四堂村」的居民十餘家，所有房子通通用竹排編成。木造的房子不甚常見，建造材料，或用木板，或用杉皮，或木板，杉皮，巨竹三種合用，而且多是如此的。各獵村中，這類房子雖不甚多，但每村必有一二家。泥造的房屋，最為普通，除了金秀、白沙等富有的村落外，其他村落，最富裕的人家也不外如此。四壁用黃泥作成圓牆，高五六尺或六七尺，最高的還帶點棚下砌樓的款式。磚屋，只于金秀白沙等村見過，以前未有。

建造的材料如此，且說說那佈置的情形。大概由大門進去便是一個廳，廳之後為天階，天階旁有小廊，再上又有一個大廳，廳旁有兩個耳房。耳房或通廚房或通橫屋，這就是最大規模的間格。普通的只有一個廳和兩個耳房，廚房豬房雞欄全或在廳側或在耳房側。間格雖常有差異，但有許多條件却是一定不易的，如地必概不用磚或木板鋪墊，下雨之後，廳在大廳，也不免泥濘難堪。大廳之中央或兩側必

有一個火堆，那七八尺長的杉木或乾竹，不熄地燃燒着，火堆之旁有矮凳三四張，煮茶器一鍋，水缸或有或無，火堆之上有一條索子從屋頂垂下來，其上繫着幾個用枝削成的鈎子，滿掛着蓆衣，破布，竹帽，臭鞋子等物。我們無論到哪一家都設計在矮凳上坐着，一面談一面煮水烹茶。火堆上未有爐子，把幾塊大小相若的石头鑲成三角或四角形，將鍋架攔起，縱火其下。談話時無論日夜，都要圍着火堆，夜間爲尤甚，嬌弱如火的時候，我們坐涼快之不服，他們好像一點才覺到熱，不是很可怪的麼？廚房中一切器具與漢俗鄉下人用的大概相類，且都從漢人城市中購來，最特別的却是燒火的大灶，高尺餘，徑二尺，築土地上成圓形，鍋置頂上，門口頗大，燒火時，把七八尺長的木或竹整條的送入灶口，雖粗如碗，長及丈的一律不覺不斷，聚的柴薪多而得到的火力很少，好在猛山的薪料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如果在廣州那就不得了了。廚房裡面已無窗戶，又無煙突，在平時固然滿牆滿壁掛滿了塵灰穗子，燒火時再加以前漫的煙氣和透不出的熱力，情景更覺難堪。他們已習而不覺了，吃粥時一點不覺得熱和悶，處之泰然。尤其是吃酒的男子們，低聲強酌地把幾小時的時間消磨在火爐烘熱，地獄般黑的廚房中。

(四)交通——輪船，火車，飛機爲交通利器，除非不談交通問題，如果談起這問題總脫不了這三種。猛人智識閉塞，完全不曉得這三樣是什麼東西，甚至除了一兩個自命極開通的人物以外，其餘許多許多簡直連船都沒有看過，乘坐更不必說了。有一次一個猛人送我到平南，看見一個來往梧州江口的輪船經過，他悄悄問我：「船裡面不是很冷的嗎？」我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與水這樣的接近呀！」又有一次，一個猛人和我到廣州，乘港梧汽船時固然表示出又驚奇又害怕的神態來，比及在廣三火車上，火車隆隆然不絕的向前飛進，他嚇得面孔都蒼白了，生怕那隆隆響的東西把他拋在旁邊的稻田上，雙手緊緊的抱着椅靠，雙足實實的踏着車底，眼睛睜睜的看着我。後來他回到猛山告訴同類說：「有些人坐着一種不大不小嗚嗚叫的東西，鑒着風突然在我身邊跑過，那風把我一吹，我正想着時，牠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那人聽了轉來問我，我簡直不會回答他，想了許久許久才曉得是汽車，不禁大笑特笑。觀此情形，嚴格說起來，猛山裡頭簡直無交通之可言，有之也不外一些千灣萬曲，鳥道羊腸的山路罷。然而以那十分懶惰的猛人，能夠做出怎樣的道路，